

01

仰浮清之藐藐，俯沉奥之茫茫，已生民而立教，乃司牧以分疆，内诸夏而外夷狄，骤五帝而驰三王。大道寝而日隐，《小雅》摧以云亡，哀赵武之作孽，怪汉灵之不祥，旄头玩其金鼎，典午失其珠囊，漶润鞠成沙漠，神华泯为龙荒，吾王所以东运，我祖于是南翔。晋中宗以琅邪王南渡，之推琅邪人，故称吾王。去琅邪之迁越，宅金陵之旧章，作羽仪于新邑，树杞梓于水乡，传清白而勿替，守法度而不忘。

02

逮微躬之九叶，颓世济之声芳。问我良之安在，锤厌恶于有梁，养傅翼之飞兽，梁武帝纳亡人侯景，授其命，遂为反叛之基。子贪心之野狼。武帝初养临川王子正德为嗣，生昭明后，正德还本，特封临贺王。犹怀怨恨。经叛入北而还，积财养士，每有异志也。初召祸于绝域，重发衅于萧墙。正德求征侯景，至新林，叛投景，景立为主，以攻台城。虽万里而作限，聊一苇而可航，指金阙以长铍，向王路而蹶张。勤王逾于十万，曾不解其扼吭，嗟将相之骨鲠，皆屈体于犬羊。台城陷，援军并问讯二宫，致敬于侯景也。武皇忽以厌世，白日黯而无光，既殍国而五十，何克终之弗康。嗣君听于巨猾，每凜然而负芒。自东晋之违难，寓礼乐于江湘，迄此几于三百，左衽浹于四方，咏苦胡而永叹，吟微管而增伤。

03

世祖赫其斯怒，奋大义于沮漳。孝元帝时为荆州刺史。授犀兕与鹤膝，建飞云及舳舻，北征兵于汉曲，南发饬于衡阳。湘州刺史河东王誉、雍州刺史岳阳王察并隶荆州都督府。昔承华之宾帝，实兄亡而弟及，昭明太子薨，乃立晋安王为太子。逮皇孙之失宠，叹扶车之不立。嫡皇孙驩出封豫章王而薨。间王道之多难，各私求于京邑，襄阳阻其铜符，长沙闭其玉粒。河东、岳阳皆昭明子。遽自战于其地，岂大勋之暇集，子既殒而侄攻，昆亦围而叔袭，褚乘城而宵下，杜倒戈而夜入，孝元以河东不供船舻，乃遣世子方等为刺史。大军掩至，河东不暇遣拒。世子信用群小，贪其子女玉帛，遂欲攻之，故河东急而逆战，世子为乱兵所害。孝元发怒，又使鲍泉围河东。而岳阳宣言大猎，即拥众袭荆州，求解湘州之围。时襄阳杜岸兄弟怨其见劫，不以实告，又不义此行，率兵八千夜降，岳阳于是遁走。河东府褚显族据投岳阳。所以湘州见陷也。行路弯弓而含笑，骨肉相诛而涕泣，周旦其犹病诸，孝武悔而焉及。

04

方幕府之事殷，谬见择于人群，未成冠而登仕，财解履以从军。时年十九，释褐湘东国右常侍，以军功加镇西墨曹参军。非社稷之能卫。童汪錡。阙仅书记于阶闼，罕羽翼于风云。及荆王之定霸，始仇耻而图雪，舟师次乎武昌，抚军镇于夏汭。时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领二万人屯武昌，芦州拒侯景将任约，又第二子绥宁度方诸为世子，拜中抚军将军、郢州刺史以盛声势。滥充选于多士，在参戎之盛列，惭四白之调护，厕六友之谈说，时迁中抚军外兵参军，掌管记，与文圭、刘民英等与世子游处。虽形就而心和，匪余怀之所说。繁深宫之生贵，矧垂堂与倚衡，欲推心以厉物，树幼齿以先声。中抚军时年十五。忤敷求之不器，乃画地而取名，仗御武于文吏，以虞预为郢州司马，领城防事。委军政于儒生。以鲍泉为郢州行事，总摄州府也。值白波之猝骇，逢赤舌之烧城，王凝坐而对寇，向诩拱以临兵。任约为文盛所困，侯景自上救之，舟舰弊漏，军饥卒疲，数战失利。乃令宋子仙、任约步道偷郢州城，预无备，故陷贼。莫不变猿而化鹄，皆自取首以破脑。将睥睨于渚宫，先凭陵于他道，景欲攻荆州，路由巴陵。懿永宁之龙蟠，永宁公王僧辩据巴陵城，善于守御，景不能进。奇护军之电扫。护军将军陆法和破任约于赤亭湖，景退走，大溃。犇虏快其馀毒，縲囚膏乎野草，幸先生之无劝，赖滕公之我保，之推执在景军，例当见杀。景行台郎中王则初无旧识，再三救护，获免，囚以还都。剟鬼录于岱宗，招归魂于苍昊，时解衣乞而获全。荷性命之重赐，衔若人以终老。

05

贼弃甲而来复，肆觜距之雕鸢，积假履而弑帝，凭衣雾以上天，用速灾于四月，奚闻道之十年。台城陷后，梁武曾独坐叹曰：“侯景于文为小人百日天子。”及景以大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，至明年三月十九日弃城逃窜，是一百二十日，茅天道纪大数，故文为百日。言与公孙述俱稟十二，而旬岁不同。就狄俘于旧壤，陷戎俗于来旋，慨黍离于清庙，怆麦秀于空廛，鼙鼓卧而不考，景钟毁而莫悬，野萧条以横骨，邑阒寂而无烟。畴百家之或在，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，故江东有百谱，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。覆五宗而翦焉。独昭君之哀奏，唯翁主之悲弦。公主子女见辱见仇。经长干以掩抑，长干旧颜家巷。展白下以流连，靖侯以下七世坟莹皆在白下。深燕雀之馀思，感桑梓之遗虔，得此心于尼甫，信兹言乎仲宣。溯西土之有众，资方叔以薄伐，永宁公以司徒为大都督。抚鸣剑而雷咤，振雄旗而云罕，千里追其飞走，三载穷于巢窟，屠蚩尤于东郡，挂郅支于北阙。既斩侯景，烹尸于建业市，百姓食之，至于肉尽龔骨，传首荆州，悬于都街。吊幽魂之冤枉，扫园陵之芜没，殷道是以再兴，夏祀于焉不忽，但遗恨于炎崑，火延宫而累月。侯景既走，义师采稻失火，烧宫殿荡尽也。

06

指余棹于两东，侍升坛之五让，钦汉官之复睹，赴楚民之有望。摄绛衣以奏言，忝黄散于官谤，时为散骑侍郎，奏舍人事也。或校石渠之文，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，乃诏比校，部分为正御、副御、重杂三本。左民尚书周弘正、黄门郎彭僧朗、直省学士王圭、戴陵校经部，左仆射王褒、吏部尚书宗怀正、员外郎颜之推、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，廷尉卿殷不害、御史中丞王孝纪、中书郎邓蒨、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，右卫将军庾信、中书郎王固、晋安王文学宗善业、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。时参柏梁之唱。顾甌瓿之不算，濯波涛而无量，属潇湘之负罪，陆纳。兼岷峨之自王。武陵王。伫既定以鸣鸾，修东都之大壮。诏司农卿黄文超营殿。

07

惊北风之复起，惨南歌之不畅。秦兵继来。守金城之汤池，转绛宫之玉帐。孝元自晓阴阳兵法，初闻贼来，颇为厌胜，被围之后，每叹息，知必败。徒有道而师直，翻无名之不抗。孝元与宇文丞相断金结和，无何见灭，是师出无名。民百万而囚虏，书千两而烟炆，溥天之下，斯文尽丧。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，梁氏剥乱，散逸湮亡。唯孝元鸠合，通重十馀万，史籍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兵败悉焚之，海内无复书府。怜婴孺之何辜，矜老疾之无状，夺诸怀而弃草，蹈于涂而受掠。冤乘輿之残酷，轶人神之无状，载下车以黜丧，揜桐棺之藁葬。云无心以容与，风怀愤而慆恨。井伯饮牛于秦中，子卿牧羊于海上。留钏之妻，人衔其断绝；击磬之子，家纒其悲怆。

08

小臣耻其独死，实有愧于胡颜，牵痾痕而就路，时患脚气。策弩蹇以入关。官疲驴瘦马。下无景而属蹈，上有寻而亟蹇，嗟飞蓬之日永，恨流梗之无还。若乃玄牛之旌，九龙之路，土圭测影，璇玑审度，或先圣之规模，乍前王之典故，与神鼎而偕没，切仙宫之永慕。尔其十六国之风教，七十代之州壤，接耳目而不通，咏图书而可想，何黎氓之匪昔，徒山川之犹曩。每结思于江湖，将取弊于罗网，聆代竹之哀怨，听出塞之嘹朗，对皓月以增愁，临芳樽而无赏。

09

自太清之内衅，彼天齐而外侵，始蹙国于淮汴，遂压境于江浔。侯景之乱，齐氏深斥梁家土宇，江北、淮北唯馀庐江、晋熙、高唐、新蔡、西阳、齐昌数郡。至孝元之败，于是尽矣，以江为界也。获仁厚之麟角，克俊秀之南金，爰众旅而纳主，车五百以奠临，齐遣上党王涣率兵数万纳梁贞阳侯明为主。返季子之观乐，释锺仪之鼓琴。梁武聘使谢挺、徐陵始得还南，凡厥梁臣，皆以礼遣。窃闻风而清耳，倾见日之归心，试拂蓍以贞筮，遇交泰之吉林。之推闻梁人返国，故有犇齐之心。以丙子岁旦筮东行吉不，遇泰之坎，乃喜曰：“天地交泰而更习，坎重险，行而不失其信，此吉卦也，但恨小往大来耳。”后遂吉也。譬欲秦而更楚，假南路于东寻，乘龙门之一曲，历砥柱之双岑。冰夷风薄而雷响，阳侯山载而谷沉，侔挈龟以凭浚，类斩蛟而赴深，昏扬舲于分陕，曙结缆于河阴。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。追风飙之逸气，从忠信以行吟。

10

遭厄命而事旋，旧国从于采芑，先废君而诛相，讫变朝而易市。至邺，便值陈兴而梁灭，故不得还南。遂留滞于漳滨，私自怜其何已，谢黄鹄之回集，恋翠凤之高峙，曾微令思之对，空窃彦先之仕，纂书盛化之旁，待诏崇文之里，齐武平中，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、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，之推专掌，其撰修《文殿御览》、《续文章流别》等皆诣进贤门奏之。珥貂蝉而就列，执麾盖以入齿。时以通直散骑常侍迁黄门郎也。款一相之故人，故人祖仆射掌机密，吐纳帝令也。贺万乘之知己，祗夜语之见忌，宁怀尉之足恃。谏谮言之矛戟，惕险情之山水，由重裘以寒胜，用去薪而沸止。时武职疾文人，之推蒙礼遇，每构创痛。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，之推尔日邻祸。而济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者，仆射察之无实，所知如旧不忘。

11

予武成之燕翼，遵春坊而原始，唯骄奢之是修，亦佞臣之云使。武成奢侈，后宫御者数百人，食于水陆贡献珍异，至乃厌饱，弃于厕中。褙衣悉罗纈锦绣珍玉，织成五百一段。尔后宫掖遂为旧事。后主之在宫，乃使骆提婆母陆氏为之，又胡人何洪珍等为左右，后皆预政乱国焉。惜染丝之良质，情琢玉之遗祉，用夷吾而治臻，昵狄牙而乱起。祖孝征用事，则朝野翕然，政刑有纲纪矣。骆提婆等苦孝征以法绳己，谮而出之。于是教令昏僻，至于灭亡。诚怠荒于度政，惋驱除之神速，肇平阳之烂鱼，次太原之破竹。晋州小失利，便弃军还并，又不守并州，犇走向邺。寔未改于弦望，遂□□□□，及都□□而升降（此处原文缺失），怀坟墓之沦覆。迷识主而状人，竟已栖而择木，六马纷其顛沛，千官散于犇逐，无寒瓜以疗饥，靡秋萤而照宿，时在季冬，故无此物。仇敌起于舟中，胡、越生于犂鞞。壮安德之一战，邀文武之余福，尸狼藉其如莽，血玄黄以成谷，后主犇后，安德王延宗收合馀烬，于并州夜战，杀数千

人。周主欲退，齐将之降周者告以虚实，故留至明而安德败也。天命纵不可再来，犹贤死庙而恸哭。乃诏余以典郡，据要路而问津，除之推为平原郡，据河津，以为犇陈之计。斯呼航而济水，郊乡导于善邻，约以邺下一战不克，当与之推入陈。不羞寄公之礼，愿为式微之宾。忽成言而中悔，矫阴疏而阳亲，信谄谋于公王，竟受陷于奸臣。丞相高阿那肱等不愿入南，又惧失齐主则得罪于周朝，故疏间之推。所以齐主留之推守平原城，而索船渡济向青州。阿那肱求自镇济州，乃启报应齐主云：“无贼，勿匆匆。”遂道周军追齐主而及之。曩九围以制命，今八尺而由人，四七之期必尽，百六之数湔屯。赵郡李穆叔调妙占天文算术，齐初践祚计止于二十八年。至是如期而灭。

12

予一生而三化，备荼苦而蓼辛，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，于江陵逢孝元覆灭，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。鸟焚林而铙翮，鱼夺水而暴鳞，嗟宇宙之辽旷，愧无所而容身。夫有过而自讼，始发蒙于天真，远绝圣而弃智，妄锁义以羁仁，举世溺而欲拯，王道郁以求申。既衔石以填海，终荷戟以入秦，亡寿陵之故步，临大行以逡巡。向使潜于草茅之下，甘为畎亩之人，无读书而学剑，莫抵掌以膏身，委明珠而乐贱，辞白璧以安贫，尧、舜不能荣其素朴，桀、纣无以污其清尘，此穷何由而至，兹辱安所自臻。而今而后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。
